

文化视线

技艺与精神的交响

——阳泉市“戏曲名家”专场演出观后

□雨 萱

8月2日,阳泉市“戏曲名家”专场演出在市工人文化宫职工剧场圆满落幕。这不是一次寻常的技艺展演,而是以艺术之名,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一次庄严致敬。作为“中共创建第一城”,阳泉这片曾经见证百团大战烽烟的热土,以戏曲为媒,在丝弦锣鼓的铿锵合奏中,重铸那段段战火交织的集体记忆。

红色经典与历史回响的共振

本次演出剧目的选择匠心独运,深具历史厚度与精神维度。五位戏曲名家呈现的选段,构成了一条精心设计的历史回廊。刘卫平演绎的《铸城》选段,再现了阳泉人民在废墟上重建家园的磅礴气概,其唱腔铿锵有力,将建设者的豪迈与历史担当呈现在观众眼前。这部取材于阳泉建市史实,历经三年打磨、十一易其稿,2023年荣获省“五个一工程奖”的现代戏,本身就是红色精神在戏曲舞台上的生动转化。张红红在《金水桥·坐宫绑子》中,以婉转深情的唱腔,刻画出家国大义与人伦温情之间的深刻张力,其情感力量穿越古今,令人动容。

演出巧妙平衡了传统经典与红色新创的配比。《铸城》作为当代力作,其选段与《金水桥》等经典剧目同台竞辉,不仅延展了历史纵深感,更在艺术血脉中注入了新的精神基因。这种编排,使抗战精神超越了特定时空的局限,在民族情感与家国情怀的永恒母题中找到了更广泛的共鸣基础。

技艺之魅与精神之光的统一

艺术家们的精湛演绎,使历史精神从文本符号升华为可感可触的舞台生命。其中,侯润娥在《小宴·吕布戏貂蝉》中的翎子功表演,尤为引人深思。

侯润娥的表演重心,极致地聚焦于翎子功这一晋剧绝技的精湛展示上。翎子的掏、甩、挑、绕、抖、立,绝非单纯的技巧炫耀。每一次精准的控制、刚劲的甩动、灵巧的变化,都是刚健和力量的外化。观众无不为她炉火纯青的技艺所传递出的力量感、控制力与表现张力所折服。精湛的技艺由此超越了具体情节的争议,成为坚韧、专注与追求卓越的技艺精神,以及那勇猛无畏的气概的象征,成为一种可与任何时代奋斗精神产生共鸣的抽象力量。同时,这段经典剧目的呈现,也丰富了晚会艺术表达的维度,展现了阳泉戏曲传承的全面性,凸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尤其是晋剧绝技的恒久魅力与强大生命力。

李青枝在豫剧《秦雪梅·吊孝》中的演绎同样动人心魄。其唱腔悲怆低回处如泣如诉,激越高亢处裂帛穿云,将秦雪梅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和对命运的不屈抗争,刻画得入木三分。这种对个体尊严与坚韧意志的深情礼赞,与抗战时期中华儿女面对强敌所展现的宁死不屈、捍卫家国的精神内核,形成了深刻的精神同构。李向英在《铙都遗恨》中对权力与人性的深刻剖析,则从另一个维度警示着历史的教训,其充沛的情感力量引人深思。

艺术升华与时代使命的交融

演出尾声,名家联袂献唱的晋剧戏歌《热土颂歌》《狮脑山》将整场演出推向高潮。那雄浑激越的旋律,已非寻常舞台上的余音,而是穿越时空的号角,在剧场穹顶之下盘旋回荡。狮脑山——这个百团大战彪炳史册的战场坐标,在歌声中被赋予了全新的艺术生命,化作一座巍峨的精神图腾。“看今天红色热土雄风健,狮脑山钢刺长天气凛然”“跟党走阳泉儿女齐登攀,跟



党走艰苦创业宏图展,跟党走踔厉奋发齐争先”……歌声一浪高过一浪,凝聚起阳泉儿女继往开来、共谱新篇的磅礴力量。

这次“戏曲名家”专场演出是市文联“文艺名家推介工程”的一部分,与以往静态艺术呈现不同,这次突出动态展现,用经典和重构构建与观众的互动与共鸣。7个剧目匠心独运的编排,5位艺术名家的精彩演绎,将革命豪情、家国大义、刚健之美、女性坚韧、历史智慧、雄壮豪迈有机融合,共同织就出伟大抗战精神的多维图景。中国传统戏剧在这里成了传递红色基因的有效载体,伟大抗战精神在晋剧、豫剧经典剧目的“双创”发展中得以完美传递。

走出剧场,醇厚的声腔还在心头萦绕。演出带给我的不仅是艺术的享受,还有深深的思考:如何继续深挖阳泉红色文化富矿?怎样培养更多本土文艺人才?期待未来有更多像《铸城》这样接地气、聚人气、提士气的精品力作,让阳泉故事在舞台上经久传唱。我相信,当文艺真正扎根生活沃土,定能为这座英雄城市注入不竭的精神动力——因为最好的纪念,就是让历史“活”在当下的艺术创作中。

诗词曲赋

秋天的好

□苗胜文

风把云吹薄了  
薄成半透明的青纱  
太阳从纱眼里漏下来  
落在草尖上,轻轻晃

玉米棒子在檐下吊着  
不说话,只把金胡子  
垂得老长  
像爷爷打盹时  
没收好的笑

我数着一片片叶子的黄  
从树根到树梢,一步一步  
它也数我  
教我鞋上沾的泥  
那是刚从田埂上带来的一点一点的幸福

粮食囤下  
蚂蚁在搬运最后一粒米  
它们不慌  
天还亮着,露水还没冷  
足够把家安进  
一枚枚饱满的谷壳

苍老的门在风中  
连咳嗽都轻了  
像熟透的果子  
从枝头落下的时候  
带着一丝丝甜  
和整个夏天的原谅



拾荒的母亲

□海 江

一个自制的架子车  
推着每一天的摇摇晃晃  
车上,堆满可乐瓶  
矿泉水瓶、废纸箱  
堆积着她每天微小的希望

风湿性关节炎  
拗成的罗圈腿,迈开  
并不圆满的人生  
垃圾桶和垃圾场  
是她每天总能  
满载而归的地方

她唯一的牵挂  
是瘫痪在床的儿子  
才三十多岁的年华  
那是她每时每刻的念想  
因惦记着他的中午饭  
不由得,艰难挪动脚步  
踉跄前行

今天,天气很热  
流再多的汗  
也得多捡一些  
希望不要下雨  
等天黑,或许还能  
再拉一趟

岁月故事

难忘大坡

□李娟银

天空湛蓝如洗,蝉鸣声声入耳。每次踏上这条大坡,心中都难掩激动。一切都那么熟悉、那么亲切,仿佛流淌在血液里的基因,成了此生无法抹去的记忆。

大坡,是一条由巨大的青石与砂岩混合铺就的石坡,右侧一条青石护栏,犹如巨龙般蜿蜒而下。这条倾斜近40度的大坡有七十米长,六七米宽,从阳春楼底一直延伸到坡下的济川桥,老平定人亲切地称之为大坡,学名阳坂坡。

大坡平整宽阔,历经180多个春秋,依然保存完整,成为几代平定人的记忆。1947年,阳春楼毁于战火,大坡却分毫未改,近两个世纪的风雨洗礼,它保持了最初容颜。大坡左侧的石建房,高低错落、次第有序,与大坡荣辱与共,共同构成一幅萦绕在游子心头的乡愁画卷。

和大坡紧紧毗邻的是复建后的阳春楼。旧阳春楼又名天衢阁,是平定县榆关门外月城门上的谯楼,坐落于平定上城,距今已有五百余年历史,平定人习惯称它为“红楼”。《平定州志》记载:“天衢阁,高若浮图。夕有返照,后遭火毁。”据说每到夕阳西下,落日余晖,晚霞散绮,返照于红楼上,霞光道道,光彩夺目,被称为“红楼晚照”。它与“九曲流杯”“白岸秋霜”“冠山雨过”“平潭秋月”“阳泉春色”“五渡平波”“石瓮生风”合称为平定州八景。阳春楼最初由明朝知州吴贤所建,是他与地方州官、幕僚们观赏风景、吟诗作赋之处,后因战乱几经焚毁,又几经修缮。如今的阳春楼,是2005年复建的,整体建筑有三层,

一层为城台,二层是钟鼓楼,三层是观景台。楼体琉璃镶嵌、椽枋彩绘、四角飞檐,一色的汉白玉栏杆,勾勒出古色古香、巧夺天工的气象。

大坡是连接上下城的必经之路,大坡之下为下城,大坡之上进阳春楼为上城。每一个上城人,都数不清在这条坡上走了多少次。那些来自各地的学子,也要穿过城里街,从十字路口左拐,踏过济川桥,攀上大坡,穿过阳春楼,再右拐经操场从东门才能进入平定师范的校园。每逢周日,学生们回家或外出游玩,也要出楼阁、下大坡,走城里街再到汽车站。

屹立于上城西侧的平定师范旧址,曾是一所省立中等师范学校,它激励并教育了几代人。这里醇厚的师风、浓郁的尚学氛围,还有近乎严苛的教育模式,成就了一代代学子,也铸就了他们永不褪色的人生信仰。

上城曾是州衙署和县政府所在地,设有粮仓、工厂、庙宇、书院等,是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核心地带。明清时期,这里还是热闹的集贸市场,粮食、布匹、杂货,都在一个叫马号的地方交易。如今随着旧城区改造,在此居住的人越来越少,不免令人唏嘘。

大坡不仅是上下城的通衢,也是汉代名将韩信的练将坡。韩信出身没落贵族家庭,生活困顿。他曾寄人篱下,食不果腹,甚至遭遇胯下之辱。但他勤学好学,精通兵法,幸得萧何“月下追韩信”,被刘邦登坛拜将,与项羽逐鹿天下。韩

信骁勇善战,屡建奇功,被封汉淮阴侯。如今,这里的练将坡、西郊村的试剑峰、新城村的点将台、冠山脚下的洗马堰等,仍留存着历史的痕迹。

大坡向西,沿着“月城”的城墙向前走,是通向西南营的路。站在路边远眺,平定的标志性建筑——天宁寺双塔映入眼帘。双塔东西对峙,间距30多米,又叫雌雄塔,东塔实心为雄塔,西塔空心为雌塔。这里原是寿宁寺旧址,后来寺庙大殿不复存在。天宁寺双塔距今已超千年,曾因出土了五万多颗舍利子、大量文物碑刻而出名。碑文上明确记载了双塔的建造以及舍利子的出处。如今的天宁寺双塔,飞檐斗拱、雕梁画栋、砖刻木制,见证了平定深厚的文化底蕴。

从大坡转向东面斜坡向下,是通往上湾街的路。这条坡全由石头砌筑,二三十米长,四五米宽,因相对窄短,被称为小坡,和大坡遥相呼应。这条小坡是上湾街、下湾街、延家阁的连接纽带,也是人们出行的重要通道。

行走在上坡上,目睹砂石的斑斑驳驳,聆听小草的低语诉说,感受历史的巨变沧桑,我的心为之震颤。不忘先人历史,知晓自己来处,读懂眼前这条大坡,就读懂了平定的历史,读懂了这片享有“文献名邦”美誉的土地上,曾经的辉煌。

不知道大坡还能留存多久,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能记住它的模样。祝愿它能永远坚强地挺立。